

Acerca de Roderer

Guillermo Martínez



象棋少年

[阿根廷] 吉列尔莫·马丁内斯 著

谭 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象棋少年

[阿根廷] 吉列尔莫·马丁内斯 著

谭 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0-2755

GUILLERMO MARTINEZ
ACERCA DE RODERER

据 Barcelona: Ediciones Destino 2006 年版译出。
Copyright © GUILLERMO MARTINEZ, 1992, 1999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 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象棋少年/[阿根廷]马丁内斯著;谭薇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8103-5

I. ①象… II. ①马…②谭… III. ①长篇小说—阿根廷—现代 IV. ①I78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7313 号

责任编辑:胡真才

特约策划:彭 伦 装帧设计:高静芳

象棋少年

[阿根廷]吉列尔莫·马丁内斯 著 谭薇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65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3.5 插页 4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103-5

定价 12.00 元

献给欧亨尼娅

关于罗德勒

吉列尔莫·马丁内斯

我出生于布兰卡港^①，在那里，当我大约十二岁的时候，一个曾经被我用象棋轻易打败的朋友为了复仇，将我带到他的远房表哥家里，他比我们年纪稍长。他的母亲从破旧阴暗的房子里走出来迎接我们。而这个表兄似乎整天都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死一般冰冷的阴影之中。我还记得他下棋的方式非常的迂回而且奇怪。我的朋友告诉我，他是靠独自破解书上的棋局来学会下棋的。我还是他第一个真正的对手，他赢了我，使我深感耻辱。一年后，他报名参加了国际象棋公开赛，让人瞠目结舌地击败了全城最好的一些棋手，并且一直坚持到了最后。就在一切都预示着他即将成为一个伟大象棋手的时候，他突然放弃了下棋。

还是在布兰卡港，我读大学时有一个同学，他也是个性格孤僻、沉默寡言的人。他很高，也非常瘦，看起来就像一

① 布兰卡港(Bahia Blanca)，位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东南部的一座港口城市。

个并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的人。一天他病了，我和两个朋友到他家给他送课堂笔记。他的母亲出来迎接我们，而我则觉得自己像是身处时间隧道之中，再一次看到这样的一所房子并且面对同样的一个谜团。在我们同学的房间里，有一些他自己仿照埃尔·格列柯^①的风格所绘的画，非常栩栩如生。画里的一张张面孔都很镇定、虔诚，他画得极为认真细致，毫发毕现，可是有一张脸上少了一只眼睛，另一张脸上则没了鼻子，这些可怕的空洞就像深渊一般，在引人注目的同时也让人畏惧。将这样一些房子，这样一些母亲和这样一些忽略一切独自闪耀、散发着注定消逝之光的少年叠加起来，便产生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古斯塔沃·罗德勒这么一个形象。

《象棋少年》^②是我的第一部小说，也是我个人迄今最喜欢的一部作品。这本书完成于一九九三年，之后我马上去了英国，并在那待了两年。当我回国时，我惊喜地发现，这本被我放任不理、任其自生自灭的小说已经广为流传，凭其自身开辟了一条道路。从那以后，这本书不停再版，并且慢慢走进了其他国家。希望中国读者在读完这本远自天边，却又近在眼前的小说后，能够与我一样，感受到它所带来的那份介于激动与惆怅之间的感觉。

① 埃尔·格列柯(El Greco, 1541—1614);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其作品通常色调灰暗，画中人物身材颇长，表情阴郁。

② 本书书名直译为《关于罗德勒》。

我第一次看到古斯塔沃·罗德勒是在奥林匹斯俱乐部的酒吧里。每到晚上，老桥镇的象棋手便聚集在那里。它是一个让人起疑的地方，我每次去那里都会遭到母亲的低声抗议，但父亲并没疑心到决定不让我去的地步。象棋桌只有五六张，并且都摆放在厅堂深处，木质桌面上雕刻着方格。在大厅的其他地方，人们全神贯注、一轮接一轮地玩着七分半^①和赫内拉拉^②。随着夜晚时间的流逝，自里面传出的干涩的骰子撞击骰子筒声，以及人们为了要杜松子酒而提高嗓门的大声嚷嚷就越发显得突兀。

而我只是安静而又乏味地注视着那个喧嚣的世界，因为我深信伟大的象棋手都应该骄傲地远离一切尘俗，可我却想到我的这种抗拒正与我母亲教育我做好孩子的说教相符，这一想法不停困扰着我，摧毁着让我自得的心理优势。在发现这两个世界并非毫不相干后，我更为困惑；有人在这

① 七分半，一种纸牌游戏。

② 赫内拉拉，拉美地区流行的一种骰子游戏。

些游戏桌之间给我指出过许多曾经是镇上最为突出的象棋手，仿佛是有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一种难以捉摸的智力的倒退，迟早都会将最优秀的选手拖向那里。我也曾看到萨利纳斯，这个十六岁时便成为省内最优秀象棋手的小伙子，慢慢地迷失在游戏桌间，在那时我便立下誓言，在我身上绝对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认识罗德勒的那天晚上，我本打算破解《国际象棋通报》^①上的一个小棋局，或许还会跟尼埃尔森家的长子下几局棋。罗德勒当时正站在吧台旁跟赫勒米亚斯说话，更确切地说，是老赫勒米亚斯一边把一个个酒杯举高对着光亮一边跟他说话，而罗德勒已经没在听他说话，他心不在焉地盯着快速旋转的擦酒杯布和在空中短暂发出耀眼光芒的玻璃杯，心思完全不在这场正在进行的谈话上。赫勒米亚斯一看到我便朝我做了一个手势，让我过去。

“这个男孩，”他对我说，“像是打算住这儿了。他一直在找人下棋。”

罗德勒已经回过神来，没再发呆，他不怎么好奇地看了看我。我在那段时期已经习惯了毫不犹豫地伸出手去与人握手，因为在我看来，这种男人之间体面而疏离的打招呼方式是我青少年时期的最大收获。然而我控制住了自己，只

① 《国际象棋通报》，前南斯拉夫创办的一份刊物，每期刊登一些精选棋局。

说了自己的名字,因为在他身上似乎有些东西阻止别人与他进行哪怕是最低程度的肢体接触。

我们坐在最后一张桌子上。选颜色时我抓到了白色。罗德勒很慢地摆放着他的棋子,我猜他大概只是勉强会一点而已。由于我在一面镜子中看到尼埃尔森刚进来,于是便用了王前兵^①开局,希望能用一个让棋开局法^②来速战速决。罗德勒想了好一会儿,几乎让人失去耐心,接着,他将离王位置较近的马移至 F3 位置^③。我有一种不太愉快的感觉:一段时间以来,为了能在年度公开赛中用上阿廖欣防御^④与白子对抗,我正在研究这一种防线。我是在一次偶然机会,在《国际象棋百科全书》里发现它的。整个开局随之让我叹服:那个初看古怪且毫无意义的马的起步;黑子为了占据一种隐约不明的位置优势而放弃对中心的控制这一开局处于最为有利的形势时,那几近不屑的英勇方式,尤为重要,这是惟一能够让白子无法反抗、也没法变换棋阵的开局,我也是因为这一点才下决心认真学习阿廖欣防御的。当然,在老桥镇没人知道这种防御,这里人只用西班牙开局、正统防御,顶多知道点西西里防御^⑤。

① 王前兵,国际象棋中双方都拥有八个兵,王前兵指的是位于王前的兵。

② 让棋开局法,国际象棋中开局时牺牲一两个卒子,以便取得优势的开局法。

③ 国际象棋中以坐标来标记具体棋格,字母表示横向棋格,数字表示纵向棋格。

④ 阿廖欣防御,国际象棋开局的一种,属于开放式开局。

⑤ 西班牙开局、正统防御、西西里防御,均为国际象棋中较为常见的开局法。

我一直拼命忍着没用这种新式的防御，就是期待着它能在公开赛派上用场。可是突然，这个刚来的小伙子却在所有人面前使出这种防御来对抗我。当然马的这一步可能只是一个新手下的臭棋，我也宁愿相信是这样。我将王前兵前移了一格，罗德勒再度沉思了很长时间，将他的马走到D4位置。随后几轮中一直重复着这样的过程：我及时按照《国际象棋百科全书》中所介绍的这道防御走出下一步，罗德勒每走一步都要思考许久，但最终总是做出了正确的回应，就这样，我根本不能判定 he 到底是早就知道了这个开局法，还是他只不过幸运地拥有一种会随着真正攻击的开始而消失的直觉。

慢慢地，我们俩都放弃了最后的一丝戒备，几个回合之后，我们沉浸在棋局之中，在这块无主之地上真正展开了竞争。我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仿佛它们在某一时刻都突然消失了；那些烟雾弥漫的牌桌不可思议地远去了，甚至那些围过来观赛的熟悉的面孔也不见了，一切都变得模糊而遥远，这就像是从小海滩一直游到海深处时的感觉一样。我再次看了看罗德勒——如今我已经知道后来镇里有很多女人为他而痛苦，也明白我妹妹曾绝望地爱着他。他有一头栗色的头发，其中一缕不时垂到他的额头上。虽然我察觉到 he 应该不会比我大，但是他的脸部轮廓似乎已经定型了，仿佛是童年一结束他的五官便获得了最终的形状，一个不符

合任何年龄段的形状。他的眼睛颜色很深，蕴含着一种一眼看去无法察觉的、遥远的光芒，后来我发现，这道光芒总是闪耀着，就像是在漫漫不眠夜中一直亮着的一盏明灯。当某人或者某物引起这双眼睛的兴趣，它们会突然亮起来并且用几乎令人不安的深邃目光注视，但是这只会持续一小会儿，因为罗德勒马上会将视线移开，仿佛他知道自己视线让人感到不舒服似的。他的手尤其引人注目，可是，无论是在这场我看到他的双手反复游移于棋盘上的比赛中，还是在之后我们交谈的不同场合中，我都没有能够确定他的双手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直到很久之后，我在他图书室里所剩不多的书中读到莎乐美^①的一段描写尼采双手的文字，我才醒悟，罗德勒的双手是应该单纯地用优美来形容的。

关于那场比赛我已经记不清所有的细节了，可是我仍记得当发现罗德勒逐一化解了我的攻击，包括我自认为最猛烈的攻击之后，我所感到的手足无措与无能为力。他下棋的方式很奇怪：他几乎不怎么注意我所走的棋，就好像能够完全不理睬我到底有些什么谋划似的。他的每步棋仿佛都很随意且相互之间毫无关联，他时而将棋走到棋盘边线，

^①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1861—1937)，俄罗斯流亡贵族之后，著名作家、女权主义者。曾是尼采的精神伴侣，并深受弗洛伊德的赏识。著作有《弗里德里希·尼采及其著作》、《莱纳·马利亚·里尔克》等。

时而移动某个毫不相干的棋子。我虽然能够按照计划走到一定程度,可是不久就会发现罗德勒的棋局因为他之前所走的某一步发生了轻微改变,这变化几乎难以察觉,却足以让我的计划落空。从本质上来说,后来我与他的关系不也正是这样吗?就像是一场决斗,我是这场决斗中惟一的竞争者,还只是空挥了几拳。这也许就是最奇怪的:罗德勒似乎没打算做任何反击,看起来我的棋子没受到任何威胁,他的棋路毫无逻辑可言,然而他每走一步,我就更感危险,这是一种预感:某些我不明其意、细微而又无法避免的东西正在形成。一段时间后,这场比赛变得越发复杂。所有棋子都仍然在棋盘上。在某个瞬间,我看到萨利纳斯手拿酒杯站在桌旁,一边喝酒一边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嘲讽笑容,直到有人叫轮到他掷骰子时,他依旧保持着这个微笑。之后我看到尼埃尔森离开,他在门那儿用一个我不理解的手势向我打了个招呼。大厅里逐渐空了下来,赫勒米亚斯忙着将椅子倒过来放到桌上。现在我成了那个需要久久思考再走下一步的人,我的棋子对准了他的一个兵,一个边兵。最终我发现这最新一轮攻击,就像之前的若干次一样毫无作用。我原本认为弱小且孤立的这个兵在一轮轮对峙中被严密保护起来,甚至已经无法靠近了。不管怎么说,在缓慢的棋局发展中,我继续把处在边缘的棋子汇集至中心,这并不是因为我抱有什么希望,而是因为我已经筋疲力尽,没法想

出新策略了。当我把所有棋子都走到棋盘中央时，罗德勒突然将他的兵往前移了一格，他的王后对上了我的王后。我感到一阵冰冷的恐慌：我一直害怕的事终于要发生了。我看了一眼棋盘上的新局势：由于我之前所走的那些棋，一旦罗德勒提出变后^①，我其他所有棋子就都毁了。然而我却看不出稍后棋盘上的形式将会如何。我能想象出五六个回合之后的，但也就仅此而已。我的王后在棋盘上无处可走，他的升变^②是在所难免的。但我至少不必再绞尽脑汁了。我们依照游戏规则逐个消灭彼此的棋子，它们在碰撞中发出单调的声响，之后便离开了棋盘。我有些不确信地自问，他到底预见了多少个回合呢？最终，我在空空的棋盘上看到了答案：我之前执意想要攻击的那个兵现在空了下来，又往前移了一步。我用目光寻找着自己的兵，并绝望地算着时间。没用了，罗德勒走到了我的底线，而我没有。

我放弃了。趁着起身站起来的当儿，我观察他的面孔，以为能找到如同我胜利时脸上无法掩饰的某种表情：一道满意的目光，一个勉强忍住的微笑。罗德勒很严肃，没再关心这场比赛。他已经扣好身上那件深蓝色厚呢大衣的扣子，焦躁不安地看了眼大门。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犹豫不

① 变后是国际象棋中的一种特殊棋法，指兵到达对方底线时，可变成王后。

② 升变指的是兵到达对方底线时，可变成王后、车、马、象其中的一种，变王后即是升变的一种变化。

决，又像是生气，仿佛正在跟自己就一个极小而又极愚蠢的问题进行争论却没有得到答案。大厅里面已经只剩下我们两人。我注意到他所不能决定的事情在于是否应该等我一起离开，还是立刻告辞一个人走掉。我非常了解这种痛苦，可是直到当时我都以为自己是惟一受这苦痛折磨的人：难以在两个平庸且完全无关紧要的选项中做出抉择；思绪在两者间犹豫徘徊却无法决定，无用地摆出依据却找不到一个决定性原因，同时自己的常识在嘲笑这一切并且教唆着：都一样，都是一样的。这个毛病或许很荒谬，但是我却曾认为是我所独有的，当我在他人身上发现了它那比在我自己身上更为强烈的征兆时，我是多么困惑！

“我这就走了。”我为了了解救他说道。他感激地点点头。我把装着棋子的盒子还给赫勒米亚斯后在台阶那儿赶上了他。我问他住在哪儿。他家住在沙坝后面那一带，我们能够一块儿结伴走一个街区。

假期已经结束，空气中带有初秋那清冷的寒意。避暑者都已经离开了，小镇恢复了空旷和宁静。罗德勒听着远处的海水波浪声，像是没打算开口说话。忽然路边的几条狗叫了起来。我觉得在我身边的罗德勒变得有些紧张，试图在一片黑暗中确定它们的方位。

“这一带有很多野狗，”我说，“人们在旅游旺季后抛弃了它们。”

罗德勒没做任何评论。我又问他想上哪所中学。

“我不知道。”他严肃生硬地说道，似乎这个问题已经给他带来了太多的麻烦，他只想要远离它一样。

“不管怎样，我们没有太多选择。一所是马利亚诺·莫莱诺，我就去那儿。要不然就去博斯克。”

罗德勒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会不会去上中学。”他说。

我记得罗德勒在马里亚诺·莫莱诺待了不到三个月。第一次发成绩单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学校每年七月拍摄班级年度照片,而那年的照片上也没有他。自打他出现在教室以来,他总是极不情愿地穿着运动服,将领带胡乱打成一个结,并且阴沉内向地坐在一边,谁也不理,什么都不想看到,这一切都反映出不管他家发生过一场怎样的争论,他都是这场争论的输家,或者——在认识他的母亲之后我认为这是最有可能的——也许他在说理上赢过了他的母亲,女人通常会在这时让对手获得一段短暂的胜利。可是之后在恳求和泪水前,他被迫许下了一个承诺,现在他正在艰难的履行着这个承诺。

他的到来并没有引起我的不安,确切地说,我反而松了口气:大家都认为我是班上最好的学生,可是哪怕是在当时,我也并没有无知狂妄到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此外,由于我的同学们让我为自己所获得的成绩受了不少罪,我已经非常愿意让出自己的位置了。不久我发现罗德